



生命中不能缺失的寫作<讀書好第 42 期>

韓麗珠

十多歲開始寫作，得過不少文學獎項的韓麗珠，作家之名當之無愧。但她卻表示自己只是一個寫小說的人，只愛寫作，不將作品出版也沒有關係。她認為自己的生命不能沒有寫作，所以經過數載職場生涯後，她決定全身投入寫作世界，用筆記載她的思想。

她的最新作品《縫身》，是關於政府立法透過配對，將一人與另一人縫身，從此永遠連在一起。利用手術與另一身體接合，可能有人會大呼變態，但韓麗珠覺得現實生活已是一本變態小說，事情在現實發生了，大家便會承受。是的，大家想想社會及身邊發生的事，就會發現這個世界怎樣古怪的事情也會發生。所以，無論在她的寫作世界或現實世界中，甚麼也有可能，並沒有事是不可能的。

讀：《讀書好》

韓：韓麗珠

讀：《縫身》的創作靈感是來自甚麼？

韓：我寫小說的靈感大多是從一些很零碎的事情開始，當這些零碎的事情醞釀到一個我覺得足夠的地步，便會開始寫作。《縫身》的靈感來自一次在壽司店的經歷，在吃壽司時，我看到一個魚缸，內裏有不同大小的熱帶魚。我在吃魚生時，也看到它們在游來游去。我覺得這個情景很奇怪，與此同時，腦袋出現了另一個畫面，看見一個單腳的人在房子裏跳。我有一本記事本，會把一些零碎的事情記下，於是我把這兩個情景寫下來。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有甚麼用途，到後來有一段時間我不能入睡，想起很多事，情緒有點變化，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了《縫身》。

讀：柏拉圖的《會飲篇》曾說過人本來是有四條腿和四隻胳膊，但宙斯害怕這會令人強大起來，於是把人分成兩邊，變成現在的樣子。人生存的目的是要尋找自己的另一半，尋找自己的靈魂伴侶。但在《縫身》中的連身人，其實只是根據身體上的配合來配對，而不是根據心靈上的契合，那為甚麼要這樣做？在心靈上，他們可能是無法溝通的。

韓：我們常聽說人不是孤獨，人是群體的動物，所以人一出生便要學習不同的社會規範，融入群體生活。其實就像我們在自己身上製造一個傷口，透過這個傷口來接觸、融入這個世界。如果要問為甚麼這樣做，其實我們是說不出原因的，人人都這樣做，所以自己也這樣做。柏拉圖的說法是假定了另一半是存在的，亦只有一個，而且是自己失去了的一部分。我想很多時人都是基於這個想法下，與其他人建立關係。但為甚麼要這樣做？我們也不知道，只認為與其他人建立關係是一種必須去做的事。在這個情況下，我認為會產生了一些奇怪或不自然的事，所以我想通過小說去思考這是甚麼。

讀：那是否表示其實人可以自己單獨生活？

韓：我也不清楚人是否可以自己單獨生活，無論是從寫小說或個人經歷，我也不清楚人是否可以獨自一個。但我比較關心的是，如果人不能自己一個，這個世界會發生甚麼事呢？

讀：《縫身》有沒有一些想法希望表達出來？

韓：我的創作很多時是無意識的，沒有大綱規定自己要表達甚麼。以前的我，是一下筆便開始寫，但近年已有些不同，我會在記事本上寫了一次雛形，好像急於要把腦裏的東西記下，然後再將整個故事寫出來。故事裏的一些細節，我沒有想過為甚麼要這樣寫，只是認為這是基於本能的迫切性，覺得是重要的，一定要寫出來。其實出書是一個很浪費紙張的過程，所以不是重要的事，我不會強求成書，但我說不出我想表達甚麼，我覺得在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中，作者的角色不是很強大，作者不會大於作品，也不可能凌駕作品，有時候我覺得不是我在寫作品，而是作品在描述我。

讀：很多讀者認為《縫身》談及的是婚姻，你對此有甚麼看法？

韓：我寫作的時候，沒有想到這麼多層次。我在十多歲的時候，已開始寫小說，最初只是基於本能很直接的寫出來，想甚麼就寫甚麼。寫了幾本後，便想有一些變化，覺得即使別人不明白我寫的是甚麼，但他們從我的作品也可以有一些得着，所以便開始有一些層次。書未出版時，我曾預計有讀者認為我談的是婚姻、男女關係，我覺得這其實沒有問題，因為作品有自己的生命，不斷生長，它的生命是建基於讀者怎樣看待這本作品，而讀者的看法則建基於他的經歷或關心的事情上。如果讀者透過對婚姻的想像和作品建立關係，其實也不是壞事。

讀：《縫身》的後記是說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夢，但《縫身》內的「我」是可以選擇不縫身，只是她逼使自己不能選擇而已。

韓：我覺得人的選擇是由很多事情堆積而成，個性上的局限可以影響人的選擇，人其實很難走出自己的影子，如果人覺得自己沒有選擇，代表着他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影子。我一直也有疑問，人的選擇到底有多少？性別、親人、樣貌、國籍、成長背景都是不能控制，心只可以在這些局限下作出選擇，那已經是一個很有限的選擇。

讀：你為甚麼會在《縫身》加插了論文的部分？

韓：最初故事是沒有論文的部分的，後來我將自己代入成小說中的「我」，想想「我」可以怎樣對抗縫身的世界，對抗加諸「我」身上的規範。最無力對抗的方法就是透過思考，和朋友討論，較有力的方法就是寫論文，而且「我」的論文是在田野裏做，是有行動的。

讀：這算不算是一種無言的反抗？

韓：在現實中，我們有菜園村、馬屎埔村事件，很少人會真正行動反抗，對抗身邊的事。其實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被一些事情所規限，例如樓價、發展商用地、社會規範所限制，可以讓人反抗的事情是很少的。其實對抗不一定要走出來示威，生活上任何一件事情，也可以成為反抗的工具，小說中的「我」就是透過寫論文了。

讀：你修讀文化研究碩士，這對你的寫作有甚麼影響？

韓：其實我不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，也不是一定要修讀碩士。本科時我修讀翻譯，但我覺得那三年的生活是白過的。因為我不是真心喜歡翻譯，那三年令我更加肯定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。我認為在大學時選錯科，所以經常想如果可以再選一次，我會怎樣選呢？最後，我選讀文化研究。其實一直以來，我都不懂怎樣寫一篇好的論文，我相信某些人是可以被理論啟發，視理論為一道階梯，引導自己思考。而我是一個不會被理論啟發的人，有些理論如傅柯(Michel Foucault)，或是一些女性主義的思想，我會很喜歡，但我認為這些理論我早就知道，只是這些學者把這些思想寫成理論，喚起了我的記憶。論文是要學生訂立一個意念，然後要用理論來證實、解釋你的論點。但我的思想方式是倒轉的，要我找到相關的理論來證實自己的思想，我覺得很困難。

我讀碩士的時候，寫過不少論文，過程中令我反思理論的權威是怎樣建立而成的，為甚麼論文是這樣寫才會成立，其實學生的論文不需要有創意、深入，只要能迎合一個格式，那就可以成為一篇論文了。所以我想在《縫身》中創作一篇論文，看看在沒有理論權威制肘，論文會變成怎樣。

讀：你是不是一方面很喜歡那些權威的理論，但另一方面又不太贊同這種權威的系統？

韓：其實最大的問題是我無法進入那個系統，如果我腦袋的構造可以被理論激發，我就沒有這個疑問了。

讀：有甚麼動力令你辭退安穩的工作，投入現時的全職寫作崗位？

韓：有很多原因，一是我真的很喜歡，而且很需要寫小說，如果我從未喜歡上寫小說，或者我會很容易適應工作。我覺得找一份工作不難，但對當時的我來說，要長時間做一份工的確很難，因為我經常希望可以下班寫小說。但作為一個員工，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，特別是香港的工作環境要求員工身心都投入工作。寫小說啟發了我的思想、觀察和感受，令我想到生活上其他的可能性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、工作模式等，這些思想都會妨礙我成為一個好員工。

其實我覺得安穩的生活是好的，是幸福的，而社會亦需要有人工作，才可以繼續發展。我不知道自己對寫小說是不是很有熱誠，我只是覺得寫作是我無法不選擇的事。我小時候已開始寫小說，好像無法抽身，如果不寫作，我會覺得很痛苦，所以我沒有繼續全職工作。這樣的生活，其實我也感到內疚；因為其他人都很努力令這個社會繁榮運作下去，只有自己一人不是這樣，覺得有點兒不好受。

讀：你剛表示出書是一個浪費紙張的過程，對你而言，出書是不是次要，寫作才是最重要的？

韓：是的，其實我可以把小說寫完，但不出版，因最重要是撰寫的過程，但這樣做的話，寫作就變成了一種更自私的行為，而且我也希望有一個容器可以盛載我的思想，書是一個較穩定的容器。即使我死了，書還可以落在圖書館及不同人的手上。

讀：以寫作人的身份，你對未來有甚麼期望？

韓：我不單是看自己，而是整個世界。我覺得人與人之間，即使不認識，也會互相影響。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戰爭，是因為人有太多的負面能量，我希望透過自己的醒覺、寫作，可以將這個能量變得更好。人是很難要求其他人達到某種標準，但自己可以在不知不覺間影響其他人，即使我不寫作，在與人交流期間，也可以做到這點。所以人可以做到的是由自己出發，做好自己。



《縫身》

作者：韓麗珠 出版：聯合文學

基於經濟原因，政府頒佈法例，成年人可透過配對，與另一人進行縫身手術。願意進行連身的人，手術後可以得到工作優先保障，而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，都朝向連身人的需要，大批人接受縫身手術，它成為了社會的大趨勢。但如果對縫身極度抗拒，在這個社會中，又能怎樣自處呢？



《灰花》

作者：韓麗珠 出版：聯合文學

一個橫跨了三個不同世代的故事，一個有關生命與遷徙的故事。書中外祖母米安的經歷，靈感取材自作者出生前已去世的外祖母的事。寫作期間，作者透過母親去了解上一代的經歷，但最後發現筆下的外祖母，與自己素未謀面的外祖母，其實並沒有任何關係。



《風箏家族》

作者：韓麗珠 出版：聯合文學

獲得《亞洲週刊》2008中文十大小說的中短篇故事集。同名小說講述一個具有肥胖遺傳基因的家庭，主角的外祖母、母親、姨母都隨着年齡增長而變得身型龐大。主角與妹妹希望可擺脫宿命，主角妹妹的身體不但沒有變得肥胖，而且還輕盈得可飛到天上。這到底是幸運？還是不幸？